靜怡齋約言錄

約言錄自敘

余幼習訓詁長歷患難心長髮短智慧日枯忽忽遂及四旬念古人於此時乃學問之一大關頭也若其不悟終不悟矣可不懼耶可不嘆耶顧諸子之言終多雜亂而聖經賢傳莫非淵懿騖之於駢麗之詞則十不得一領之以眞實之義則十不失一又況殊途同歸一致百慮名言之所不及則退藏於密者知之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此之謂也嘵嘵呶呶得無落章句之習而貽覆瓿之誚乎顧詳說反約子輿氏以為學者之金針不有博也則何以說不有說也則何以約得其約也可以說矣得其說也可以博矣癸巳之冬註籍在寓積雪凝寒百年所無飛鴻滿野鳩面盈途痛念吾生未至饑困然不能賑救亦何忍見聞遂謝却知交閉戶高坐追憶舊聞隨手記錄得二百一十餘則分為內外二篇门

約言錄庶幾從此自反以求放心不負天之所
以命我父母之所以與我者存之家塾爲子弟
兎園冊子爾門人陳晋公盧爾唱見而悅之請
付剞劂嗟乎虞仲翔謂世有一人知我者足以
無憾夫仲翔文士也士或不能知之若余之言
則人之所常言人之所能言者也何不可知之
有雖然一言之謂約無言之謂約今此錄一萬
七千餘言已非約矣又保其中之無紕謬耶吾

願天下學者從聖經賢傳自求其所謂約者則
此錄即置之覆瓿奚不可
順治甲午正月栢鄉魏裔介題於燕邸之靜怡
齋中

靜怡齋約言錄

栢鄉魏裔介石生著
門人 猗氏陳適度 崇安盧 傳 仝校

大學之要在格物中庸之要在誠身論語之要在求仁孟子之要在性善莫作兩樣看

道者天下萬世公共之物非聖人之所得而私亦非天地之所得而私

土載草木人物水載土氣又載水誰載氣者請問之庖犧氏

聖人之道曰誠佛之道曰空仙之道曰逆佛仙自以爲能出世矣聖人之道純亦不已至誠無息與天地同其悠久故曰如神又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未有聖人而不超然於生死者也特聖人之言隱不欲使學者騖於高遠而反失其實耳

貴賤賢愚原無二性氣質清濁雖有不同本性之善豈有二理

性固爲貴形亦槩要天地日月俱不能有氣而無形人獨何爲貴性而賤形乎釋氏以形骸爲臭皮囊此

論過矣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最說的周至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乃程子論學之要

造化人物原是活潑潑地若如釋氏之言一切俱是

空幻則索然無味

禪學亦不可不看不看或疑其高遠精妙有過於吾

儒處看後則知其高遠者未有實地其精妙者非吾

儒之所謂精妙也

凡嘉言雖經古人道盡然學問到融會有得處則自

能發揮其中之所欲言

天動而不靜者也而至靜之體常在空之不滓是也

地靜而不動者也而能動之用常行氣之上升是也

所謂動靜互爲其根莫非太極之理也

日陽也而中有陰獨陽不生也故其象爲離月陰也而中有陽獨陰不成也故其象爲坎聖人作易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則天地日月之理昭矣下經首咸恒終既未濟則山澤雷風水火之用著矣明于其道者可以通陰陽之紀可以盡人事之變可以用世而應

變化可以遯世而全壽命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神何物物即太極也

聖人者天地之心也衆人者聖人之體也

無私無欲之謂聖人去私去欲之謂賢者

形上不離形下道與器豈得岐而二之

自束髮讀書至今二十年始識體用合一之學

中庸之言即繫詞之旨也繫詞之言即中庸之旨也

二書不可一日不玩

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發也德者性之聚也道者

性之率也神者性之極也性性情道德儒者類言之矣而往往遺神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陰陽不測之謂神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之為用大矣哉

識得至善之謂知止卓然不惑之謂定一念不擾之謂靜身心泰然之謂安極深研幾之謂慮適還至善之謂得

人即道也有所未知須借師友證明然師友極難其人若非其人反為所誤不如仍向方冊上尋覓由周張程朱以達於孔曾思孟則庶乎其不誘於他岐矣

甚不可治也治其氣而可矣情不可無也防其慾而可矣

性固善情亦善其轉而爲不善者意也非性也亦非情也自然而發者始謂之情桀紂最爲不善矣然剖孕婦之胎斮朝涉之脛如是之惡豈其情之所爲乎桀紂未即位之時未聞有大惡之事也故桀紂之爲不善習也非情也亦非性也推之爲惡之流如盜蹠輩莫不皆然

剛者聖人之所欲見也而釋氏稱之爲金剛光袪四

表格於上下帝典之所以贊堯也而釋氏竊之為洪然虛明遍照十方槁木死灰何如鳶飛魚躍

舍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外不可以為人舍親義序別信外不可以為道

程子謂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余謂顏子鋒穎盡化才更高於孟子孟子發明聖人之道如持志養氣存心養性求放心息夜氣却實實有可依據故濂溪之道同而學有頓漸之異學孟子者

教有漸次耳

天地者道之統宗乎萬物者道之散殊乎聖人者道之全體乎天地非聖人則無以顯其道萬物非聖人則無以著於道聖人 為天地之孝子而爲萬物之大父母也

太極圖說周子之精於體易也西銘東銘張子之善於言仁也自孟子而後言道未有若是之切至者

太極圖說在觀陰陽之性而主靜以立人極東銘西銘在謹言動之際而踐形以肖天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已聞性與天道矣說者以爲子貢猶然未聞非是

不覩不聞性之體也莫見莫顯性之機也

克己復禮固是克去己私然速公也着不得

非禮勿視四句通徹上徹下之學

戴而不知天之高履而不知地之厚紜紜之衆皆是也君子仰而戴天如嚴父之臨於上焉俯而履地如慈母之置於懷焉體易備之撰以爲德而參剛柔之宜以致用則動無不吉而成位於中

聖門傳道之旨莫直捷於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哉
乎之所謂一忠恕而外更無餘物此堯舜以來精一
執中之嫡派也夫子如是曾子如是門人如是天下
萬世之人如是說者過為分別奚啻痴人說夢至庭
前栢子信手拈來則竟落野狐禪矣

曾子大學一書乃闡發忠恕二字即所得于夫子一
貫之道也

或作大中言格致森其精顯見造其微非也格物致
知是工夫莫見莫顯是性機

格物之說以爲格去物欲者非也正心誠意是爲格去物欲矣茲又言之不爲贅乎且前云物有本末指明德新民而言豈一時所云而物遂有二說耶故朱子窮理之說爲是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格至也致知者在用其知於物而無所不至也於物無所不至斯可謂之致知矣世人淺看窮理第以爲博識之事宜其嘵嘵不已也

或言論語之中多有無頭柄話說如開口說學而將習之未曾言所學者何　又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及之等語皆未言所知所樂何事總要人自參自悟余謂聖人教人雖有漸次不欲其凌躐而上然明白指示未嘗如禪家之棒喝機鋒也學而時習之雖不言所學者何事而下章便言爲仁知及之卽接以仁不能守之仁之外豈別有所知耶然則知之好之樂之亦可以觸類而通之矣

仰之彌高四句顏子未得道時之光景也博文約禮夫子誘顏子以可據之實也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顏子旣悟後之確見也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工夫到此已着力不得世解以高堅前後爲形容道體如有所立爲描摹形像者大非吾夫子之道中庸之說也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豈恍惚不可爲據者哉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歸仁非稱頌其仁也若謂稱頌其仁則春秋之仁者莫過夫子何以絕糧於陳蔡見逐於伐樹遺譏於東家之丘也蓋歸字之義如人之久在逆旅而忽返其舍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此萬物皆備之體自有生而已然特貴一己於

其間則視己自己天下自天下今既克己復禮則其心渾然與天下為一天下原非外物一旦全體俱現故曰歸

聖人之學有本則必有末有精則必有粗有大則必有小有始則必有終有內則必有外有先則必有後有己則必有物有道則必有器執其偏而不舉其全者非聖人之道也故中庸之論君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其學無所偏弊如此而後之學者猶

且偏已自用或務於訓詁之習或守其空虛之說各樹其幟以相交詬病也亦未之思焉耳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此仁字偏就愛之用說非指心體言也若指心之全體則兼四德為善之長是即君子之道矣何以曰鮮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物物而與之以誠也故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彼釋氏者焉得以無字厚誣天地哉

敬者主一無適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常惺

惺三字足以盡之未與事接時如此既與事接時亦
如此
終日乾乾可謂自强不息矣而夕惕若厲之於
白日恐怠之於昏暮也此聖人喫緊爲人處古人請
夜不愧正此意也放孟子息夜氣之說雖爲下等人
說法然喚醒最切學者須於此處時時體驗勿作太
言以欺人余近扁所居曰惕菴亟以此自警
中觀仲問於余曰曹厚菴先生言精粗一致何謂也
余曰此理在現前人自不察耳即如手粗也而能持

非精乎足粗也而能行非精乎眼粗也而能視非精乎耳粗也而能聽非精乎推而至於天地萬物凡有形者皆粗無形者皆精也無形之理即在有形之中此灑掃應對悟之精義入神也觀仲曰高遠與卑邇有二乎余曰卑邇之外無高遠也觀仲曰家　雖而適於燕未至於燕謂過即爲燕可乎余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未至於燕則燕遠也既至於燕則燕亦邇也聖人之學不外三綱五常舍此別無窮神致化道理故從心不踰矩不過志學之所極矣大聖神不過

誠信之所積又何疑乎觀仲乃以爲然

雨雪日晤喬文衣於招提文衣舉小人閒居爲不善節門此聖賢教人喫緊工夫余曰然此是爲學人説蓋小人常爲不善常人所爲有善有不善賢人去不善以爲善大賢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聖人之心則無不善矣無不善即所謂明明德也止於至善也今學者大約皆是中人雖不至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然不善之萌時時有之須以小人爲戒刻刻加省察克治之功著日當下反照使能消釋試問

轉一時轉一念能保得不善之機不萌否不善之機全然不萌則已到顏子三月不違地位誠非淺識可窺若其未也則雖識得此心恐未能保定此心是焉得不急急操存乎故此一節乃學人喫緊工夫也聖人當下便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自慊而無自欺矣自不須此今世之儒者好言聖人之學而未能腳踏實地恐不免於自欺之弊也

人不學易則無以知天道不知天道則無以知聖人

無益之急不必想無益之言不必說無益之書不必

讀無益之人不必交無益之事不必做然則柰何曰皆爲其有益者而已矣

五經四書綱鑑性理聖人之道備矣學者如布帛菽粟不可須臾離也玄學如藥物尚可藉之以養生然讀聖賢之書而有得者如血氣平和之人無所用之至於釋則道之害也故程子比之淫聲美色正以人易於陷溺耳

人心只有寂感兩者方其寂即陰之靜也方其感即陽之動也寂而有感之理感而有寂之體即所謂陰

陽互爲其根也然則人心孰爲太極曰卽動靜之相續渾然處非動靜之外復有太極也或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可謂太極乎曰此人心之靜而太極寓焉發而皆中節此人心之動而太極寓焉周子所謂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道爲太極以流行言心爲太極以統會言邵子嘗言之矣蓋心爲太極兼動靜不可偏以靜時爲太極也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非天之命乎心體渾然而動靜相生非人之性乎命一太極也性一太極也余嘗深思此理以爲如是之

者之游氏之說益信席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極之體也感而遂通極之用也已發以濟未發庶太極之妙可得而心極庶乎可立若周子所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則以動本於靜養未發以全已發而人極於是乎立其實一也席氏又云太極無極非淪於無眞聖門要旨

有眞性命者有眞文章有眞文章者有眞經濟

或問何謂聖人之道曰君子之道是也何謂君子之道曰子臣弟友言顧行行顧言是也或曰聖人之道

止於此乎曰誠無以加於此也易之九二其象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而孔子繋之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德至於龍德而極矣然不過庸言庸行之信謹積之以至於德博而化庸言庸行豈非中庸所謂子臣弟友者乎使一世之人各盡其子臣弟友之道斯之謂善世斯之謂德博聖人之道何以加此或曰聖而不可知則如之何曰是言善信所積以至於極非與有詭譎變化不可測識之事也易曰範圍天地之

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聖心神明之用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也中庸曰茍不固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讀書到快活處便覺義理勃勃自生

存亡禍福皆由於巳天災地妖不能加聖王善於立命也持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聖人善於得壽也知此道者可以保國千年無傾危之患可以保身百年有康樂之享

人心惟危舊解發於形氣者為人心余舊亦從之及見趙忠毅公閒居擇言云人僅為形氣孔子曰仁者人也可耶人與道為二非所以垂訓蓋人心惟危以道心微渺而易昧故危也其說似長

薛文清之學以復性為本言以明性為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可謂得道之大本矣

造化一歲一新一歲之始則正月為首一月一新一月之始則朔日為首一日一新一日之新則平旦為

有人嘗法造化之自漸而三始爲尤要

梓子曰太極中無一物外物於吾何有余曰太極中雖無一物而萬物之理已備聖人之寂然不動者如太極中之一物不着感而遂通者如太極中之無物不備

陽明先生云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無入而不學也可謂善言自得者矣

由太極生陰陽陰陽外別無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

萬物總一太極

日之出也陽氣行而陰氣息日之沒也陰氣行而陽氣息自子至午陽之積而盛也自午至亥陰之積而盛也即一日之間陰陽消息如此而況於十年百年乎然氣化不能有陽而無陰而君子必抑陰以扶陽是以天道無不可爲之時人事無不可盡之日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不如謂乎有所足於己而無待于外之謂德蓋明德即天命之性人人具足原不欠少不待行道有得也行道有得亦只完其足乎己而無待於外者爾

趙忠毅公曰知與行原非二事又曰博文約禮非有先後又曰天下之至可樂者無如道又曰聖學之要一敬盡之又曰士之高明者多溺於禪窮愁者多逃而之禪吾道之中豈有不足者乎非眞有所見所得焉能爲此言

胡敬齋曰爲學第一怕識見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於禪騁詞失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此數語簡而盡

不知天人之太原非學也不知性命之蘊致非學也

不知綱常之至正非學也不知進退之隨時非學也不知往古之治亂人才之賢否非學也不知今將拯救之宜用舍得失之變非學也學也者以窮理盡性至命也理之不窮性之不盡命之不至不可以治一身又何以治天下乎三代而後事業不及古者非時不可爲古無古人之本也非窮理則無以盡性至命學者柰何淺視窮理而深言性命乎夫性命之外無理可窮是以繫詞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或謂於魏子曰世果有鬼神否曰體物而不可遺聖人言之詳矣昭昭也福善禍惡有之乎曰積善有餘慶積惡有餘殃與鬼神合其吉凶聖人言之詳矣凛凛也世之善未必福惡未必禍者多又何歟曰是未定之天也否則缺陷之天也然小善或不受福大善未有不受福者小惡或不受禍大惡未有不受禍者又鬼神所惡者刻薄與隱疾所怨者無心與小失世之爲善而不受福爲惡而不受禍者或出於此不可不知然世有不受福之善而無不可爲之善世有不

受禍之惡而無可爲之惡此君子所以修身立命而不囿於氣數也或曰天地之鬼神既聞命矣人之鬼神亦可得聞乎魏子曰吁是聖人之所難言者也雖然未知生焉知死猶云知生則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猶云能事人則能事鬼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蘇子曰聖人之死爲神衆人之死爲鬼又曰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夫既明言之矣或曰若是則佛氏所謂輪迴託生者信有之而普度超生之說不可以不信也余曰

否神不可降而爲鬼鬼不可升而爲神猶君子不可
目爲小人小人不可目爲君子也普度之說何所用
之且人死爲鬼朱子以爲終歸於散余以爲散而不
能久聚者鬼也聚而不可復散者神也古來大忠大
孝如關壯繆岳武穆諸公亦只是浩然正氣結聚的
塞乎天地耳托生之說世誠有之先儒以爲偶然氣
聚亦非其常故君子修其身養其心不媿不怍以漸
致於至誠神而明之之道也陰陽不測之道也無方
無體之道也否則生爲小人死爲下鬼而欲借沙門

之刀拔陷溺之苦可謂懇之極矣

昔人作書者雖命名無非精義即如性理一書天地鬼神帝王賢聖修身治世格物窮理無一不備然莫非性理之體用也舍此不務而佛老莊列之務耽以爲是奇書也果奇於吾儒之書哉奇者無對之稱也至一之謂也太極之理也性之外無理矣

吾道一以貫之者何也曾子曰忠恕而已矣余曰心而已矣忠恕即心也

心與性最難辨程子云性者心之理也朱子以意諸

一何自古無人敢道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心余譬自心之無形者謂性嘗試思之心如藥情如藥味藥之性各有温凉燥濕人性各有仁義禮智及其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便如藥味之有甘辛酸苦推而充之至於保四海即如服藥者之能復人元氣也然非知藥性者不足以製方故學以知性爲要

既知性善須知於此着一不善不得則靜而存養動而省察皆有實際處不然恐落空虛一邊

學莫急於立志知聖賢之可慕而蹉跎度日者總由

於志不立也志之不立即說主敬說窮理說致知說
明善說的與聖賢一般不可謂之有得
朱子曰思所以用夫知蓋人之于理雖各具於心然
未有盡含聖賢之格言而能得者亦未有盡兼古人
之陳迹而能得者思之忠之索之於吾心驗之於吾
身筌蹄之喻得之矣
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也又曰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又曰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
爲陰故二者一而已六者三而已八者四而已又曰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又曰天地交而寒暑和又曰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又曰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於有無生死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又曰氣者神之宅體者氣之宅又曰形可分神不可分此皆至妙至妙之語也人能返而驗之吾身焉豈有不樂天知命者乎

謹言者涉世之方主敬者爲學之實

楊朱學於老聃卽道家者流墨氏兼愛亦有志於仁

而析之未精者孟子闢之以爲無父無君近於禽獸今佛氏之學公然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獨爲其身孟子而在其闢之當何如哉

張武畧以遯離坤乾四卦加以退忍默恕四卦之名亦自有義然退忍默恕之義聖人於諸卦者皆有發明亦不必偏言之也

家語云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然則槪於人而不可以知道乎

五臟爲正則心從而壞矣若心爲正則五臟皆得其

職豈能為害哉
哀公自言不知哀憂勞懼危而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齊宣自言好貨好色而孟子引之曰與百姓同之於王也何有此皆因其所明而導之使自致其知也
陳白沙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又曰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集中佳言甚多其教人於靜中養出端倪蓋本於周子而世遂目之為

禪學者以集中語有涉於浮屠耳

吳草廬曰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與我者爾又曰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　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數言得爲學之本至於論諸葛武侯司馬溫公未得聖學亦不免爲行不著習不察則未免已甚二公之學豈於德性全無涉者哉特未入於室耳尊己卑人亦儒者之過也

大本人人皆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又非難知難行

者性善而已矣
老子養生家之鼻祖也其言有偏處用之以治世則流弊必多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言天地至矣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其言聖人至矣今道德經之言曰天地不仁以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聖人之心顧如是乎此其言之謬而不可訓者也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兮若冰將

擇此四語與臨深履薄之義同

立人之道曰仁義仁義卽道也老子乃謂大道廢有仁義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是其所謂道者以渾渾漠漠爲道而其所謂仁義以喣喣爲仁孑孑爲義岐道與仁義而二之其視仁義亦淺矣

老子所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與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數句意同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佳兵者不祥之器物

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則仁人之言也

程子有言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竊弄闔闢者也此言足以盡老子矣

袁了凡曰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言惟命不於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凡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余嘗因了凡之言而考之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已自取也孟子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李鄴侯曰君相不宜言命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

紂之所以亡也然則人不能自修其身而徒以進退得失誘之氣數者豈得遂爲知道哉

余過猶龍齋中有近人一語錄其自敘云或尼山行過處不行或諸儒用說處不說余曰此落禪家語非正義也任他極好事皆是聖人行過任他極好語皆是先儒說過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葢爲仁雖曰由己而取法必在古先何嘗教人别開門戸易求

妙義今世之學者多中此病故不可以不辯
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前看出無極也又曰朱陸異
異只為有此一圖便生許多辯論不知朱陸之同異
亦不關此一圖也
既云曉得聖賢為甚麼却要走入二氏避去廼又云
吾儒中庸之外別無二氏之學試問中庸之學與二
氏之學果是一樣否中庸之道在誠釋家之道在空
盡心知性與明心見性毫釐千里老子之學出於易
雖非佛氏之比然未免駁雜如以道德仁義分作數

件事又和光同塵翕張取與等語皆有爲我私意後之學者漸流入虛無刑名權術是以先儒闢之其實老之道優於佛

錄又云曾子是朓開一步與門人說非以忠恕作一以貫之若認定忠恕作一貫何以曰忠恕違道不遠此論幷也若謂忠恕尚非一貫豈別有道理曾子秘而不示門人乎違道不遠乃因人淺視忠恕而指點之非謂忠恕外有道也又謂聖賢相隔一間郡亞甚此不知所謂不隔者安在也至於以夫子之道曾子

焉敢承任尤謬

知道者性其情不知道者情其性

張子曰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又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

又曰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存神過化忘物累

而順性命又曰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皆深有得

於造化之言

人以一寤寐為一晝夜天地以春夏秋冬為一晝夜

琢溪問於余曰天地何功功在乾坤之後鬼神何事

學在性命之先應作何解余曰此先聖之微指造化之奧義未易以言語形容也蓋天地者乾坤之郛廓乾坤者天地之實理其實一也天地以陰陽生生萬物功莫大焉然天地自然而成化不有其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故凡言功者已落乾坤之後矣鬼神者性命之樞紐性命者鬼神之體用也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既成變化遂能無累然其事雖推衍不窮而其理則無繫無累與道非性命之

先乎人能於性命之中時常戒慎恐懼得其所謂性命之先者是濂溪所謂太極而無極也則能與鬼神合其用與天地合其體何事與功之不化乎

讀書乃收攝身心之資收攝身心則又讀書之本也

人性包天地萬物

人性皆善稱之天地者然也其有不善則氣質爲之

孝於父母仁道之大已具推而廣之事業皆以全其孝也

學能不惑於異端斯可謂之知矣

老子之學不尚仁義蓋欲渾渾漠漠而復於大道之自然也然民生機智日闢豈能返於無名兒仁義是性所固有安得與道視之爲二

浮屠之說行而性其晦矣乎彼雖千言萬語說空說幻豈能如吾儒之無聲無臭者與天地合其德也

易以道陰陽而其要在寡過書以道政事而其要在[illegible]執中禮以明節文而其要在主敬春秋以明賞罰[illegible]其要在憲天詩以陳風俗而其要在無邪要之皆爲防閑人性而設也

蘇老泉六經之論悠謬而無當於理

文清之學以復性為主即孟子之性善中庸之率性大學之明德也

制慾最難時時省察則庶乎其息矣

因思克伐怨欲不行原憲於此可謂用力維勤而夫子不許其仁以其未到自然無欲復禮地位也然求仁則必以四者之不行為方故夫子曰可以為難難正先難之難我輩實實體驗則知克伐怨欲不時萌動不行正未可易言之也

晉顏含字弘都郭璞嘗過其家欲與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若含者可謂明於性命之理矣

陳白沙曰才覺退便是進才覺病便是藥

又曰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見着落

又曰時時要尋靜中意味

屠赤水曰天地之太極人物之性靈是也

知鬼神之必有又知鬼神之必不可徒諂則儒者之

學

學不可一日而不講善不可一日而不明

田不耕則荒心不求則放田荒則家饑心放則性滅

口饑而死者形性滅而死者神人皆知形死之可懼

而不知神死之可懼尤甚也

志道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志於文者斯可矣

志於文亦可以悟道文與道固非二事也

袁中郎曰當代可掩前古者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

而已余謂陽明良知不差差在無善無惡一句

淺於世味深於名理

荀奉倩曰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此言似有悟然因言考道神而明之則糠粃之說未可爲訓

佛經以爲祛練神明則聖人可致蓋以修智慧斷煩惱而言也豈若克己復禮之爲切哉

要救世須經濟要傳世須文章要作聖須克復

神明靜定卽此是道舍是而求變幻超越非吾道之正也又要能長其能久故曰久于其道曰不恒其德凶

人不見虛空不見地地體不見石魚不見水此四語深於窮理可謂至言

夏正夫曰此生不學可惜此日閑過可惜此身一敗可惜

欽郡莊觀行曰學校以明倫爲先文章末事耳

宋黃治有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禍報哉詳觀此言可謂深於聖賢勿欺之旨矣如是斯可謂之致知亦可謂之前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

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爲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相傳爲眞人之言誠哉聖人之言也

趙忠毅曰一妄能生百妄一眞能復衆眞

獲罪於天天者上帝也上帝爲百神之主福善禍淫百神奉命故獲罪則無所禱若解作理字反不見的對越森嚴了帝之所指者不過理然謂理卽帝豈可乎

朝聞道夕死可矣言道之不可不聞自有可死者在

也不聞道而何以死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又曰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可謂明之矣

李固政事疏曰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養身者以鍊神為寶安國者以積賢為道亦是名言

陽明先生與薛侃書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丈夫不世偉績

又曰良知二字聖聖相傳一點骨血金而明善尤要

以老子為道教之祖誣矣老子亦儒也其學深於易

特中稍有術耳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人何嘗不多識但要在畜德而非徒記誦耳又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可見執文字以爲學者固落口耳棄文字以爲學者亦墮虛空

冬至養陽夏至養陰養陽之法以培養陰之法以伏陰陽之用相資而不可相無也故君子順天道以治其身即以此治人以此治百姓則天地位而萬物育

朱子曰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理愚觀夫

子答顏淵問仁曰克己復禮禮者仁之會也以禮治世則化洽寰宇以禮治心則仁存性命禮是以斯須不可去也言禮而樂在其中矣

面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此伯喈女訓之言有合於自新之旨者也

古人之好學者必通五經觀文中子受書於李育受詩於夏瑛受禮於關朗受樂於霍汲受易於族人仲華其傳可知故執一經以為學者淺也而況無所得於一經之用哉

南牖日箋云聖人無欲賢者寡欲衆人縱欲聖人知命賢者俟命衆人不受命

日箋云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夭失身之謂無後

嵇康養生論已盡保生之道異論小術之言雖詭譎其辭而弗望其涯際也然世皆舍而鶩之玄遠或服金石或假淫佚以喪其生者多矣哀哉

天地有混沌而其不死者元氣也故否塞可以復通形骸有敝壞而其不死者性靈也故忠孝可以爲神

昔蘇綽誡其子威曰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三代而後若綽者可謂有用之實學得王道之大端非後世諸儒所能及也

至虛至靈者心也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然則修性卽所以修命也性命雙修丹家以此說爲妙義然而於至道已落兩解矣得其一萬事畢恐不如是也

養氣是不動心工夫是仁者壽之實理

蘇子瞻曰才者爭之端也此語最有味可爲鑒戒古

之人以才而誤天下國家誤其身者多矣故有有才而無德者矣未有有德而無才者也

千聖相傳舍却此心之外別無用功處

復良心當觀孟子牛山章其警醒人更切

季梁勸隨侯修政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語三代以後鮮有能道之者蓋人皆知神爲民之主而不知民乃神之主也

師曠告晉侯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此皆見道之

言也春秋時去古未遠故賢哲之言往往如此

蘇穎濱曰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此護衛聖道千古不易之論穎濱於理學精切邃入非其父兄可及

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固爲學問根本然未發則並着不得氣象二字故曰不睹不聞千古性學當於此處認宗楷章句之儒竟以未發之時朦朧混過此性學所以不明於天下也

性命雙修似是而非性命豈有二乎修性而命不在

其中乎儒者祗有養性之說未嘗分性與命爲二此
其超出於丹家者流也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道德心經俱從
此發出蓋二氏之學其初皆從聖學分支派而出特
不若聖學之大中至正而漸遠漸失耳故吾謂義易
之外六合內外決無學問
常靜常默道在其中矣丙申冬至前一日五更睡醒
聞鐘聲鏗然其音遠達久而後已不覺有悟曰是扣
之而始有音也未扣而其音安在是扣之而非有音

[illegible]之蘊

[illegible]知虛之能思慮而還虛虛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吾以此知心以此知性以此知聖人之心以此知衆人之心同於聖人之心

旣知此理心如秋水之澄凡動於時妙若春風之起

道其莫大於仁乎夫天地不仁不足以爲天地聖人不仁不足以爲聖人

書以道政事施於仁也易以道陰陽要於仁也詩以

詠性情莪於仁也春秋以明賞罰别於仁也禮以序節文發於仁也孝經者仁之統宗乎故自上古以至於今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務於學焉則莫不務於仁而已矣

積善則財不營而自豐子不督而自賢官不求而自崇祿不謀而自厚不積善則凡所積者皆非其有也其身之不能保欲以貽諸子孫愚矣哉難矣哉

道者人之所以爲性學者人之所以爲人也自垂髫赴塾所誦說者無非此二字所講習者無非此二字

即科舉之學時文策論中亦未嘗不以此爲進身之資也自明之末季有李卓吾者別以道學先生之名而辱詈之姍笑之後生小子效尤以爲高脫夫宋人之攻道學者猶加之以僞字彼雖戕害君子不敢抹殺道與學也今直曰道學先生便是迂濶無用之人則彼生平所道者何道所學者何學耶聖王在上欲治天下舉大儒以興禮義起教化則排擯正學之人必宜先加流放之典庶人心正而賢者得伸其志矣近世之學不汨于利則入于禪汨于利者俗學也入

于禪者異學也夫惟聖賢之學修己則能治人無欲可以常靜既以安身亦以福物

悠忽度日故不能見道能見道不能得道須勇猛精進一番又能加功不已如易之終日乾乾夕惕若則於善明而於性復矣

陳懋德曰從古聖賢多由豪傑鉗錘而出其入門有悟有修有頓有漸要以孤憤獨往不受人世牢籠則一也

良知者即主敬之頭腦而主敬者實致知之要訣

胡文敬曰理無形而具于心故可謂之虛不可謂之無不可謂之空按此數語可謂聖教眞傳

翰林王學士達曰在天爲天命在人爲天性理一也于是乎有心焉故曰聖靈知覺虛則見天理之湛者爲湛明靈則見天理之流行者爲湛妙靈則虛虛則靈知覺于是乎生焉然行其所當行者則知覺原夫理知覺原夫理人心卽道心矣行其所不當行者則知覺梏于氣知覺梏于氣人心遺道心矣故理一而氣二道心同而人心異然則學者可不盡精一之功

哉

李文達云吉水羅公儀歷官有聲譽爲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蘊極有旨義眞爲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不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即斬絶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

即充廣之使若泉達火燃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望晚年氣血衰敗可補常常無物便是補也此丹家之言然常常無物乃聖賢克己之功

真道養神僞道養形亦丹家所言此其說與孟子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亦脗相合

太傅呂忠節公諱維祺河南洛陽人[illegible]死流寇之難理學融徹作吾浩然之氣銘云天地之氣吾之氣吾之氣天地之氣吾與天地同此一氣之苞貫蟠際不

知何爲天地之氣何爲吾之氣猶魚在水中不知何爲魚腹之氣何爲水之氣人見此氣爲浮氣游氣吾見此氣爲天地之正氣浩然之氣忠浩然之氣天地位也人受此氣非有二也其或有二厥養異也不養即浮游之氣養即浩然之氣不養即有害而餒養即可以塞天地配道義不養即仍爲天地之氣養即爲吾之氣爲天地之氣者如人以盆水養魚失此枯得此蘇爲吾之氣者如神龍之雲行雨施出有入無非得盆水蘇非失盆水枯神龍在潛退藏密也中淵與

天時弗失也悔亢日惕志罔貳也在群不首往有濟
也知進退存亡者精義造先天弗違後天奉時浩之
至也是故浩然之氣直在吾不專在天地

身銘

大哉身乎其備也元氣混沌包而無外是故天地憾
吾身歟隔吾身虧天地傾敧身非塊然天地參也合
之爲一體分則三也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虛象極
神行象次耳目鼻舌手足吾五行之官視聽言動吾
四時之吏呼吸吾之潮汐寢興吾之分至榮於人倫

三辰序也喜怒哀樂吾露雷風雨也其中有君上帝臨汝也思無邪宋景之退熒惑誠則形鄒衍之飛霜雪進修及時魯陽公之揮日克已復禮女媧氏之補石慎厥樞機虞廷之齊七政戒慎不睹成湯之顧明命不違其志文王陟降之事帝也無思無為禹之行水行無事也清寧奠位疏吾之榮衛陽罔或愆陰罔或伏調吾之嘘吹草木鳥獸愛惜吾之爪髮疾苦無告撫摩吾之斷領薦德馨郢斤之盤鼻堊且游衍金鎞之刮眼翳灝乎若太虛中往元氣與天通叅萬物

備也

余作座右銘云孔曰正心孟曰存心易曰洗心存則爲人去則爲禽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實有是理實有是事實有是功戒愼恐愼懼備于己日用之間又爲可已

靜怡齋約言錄

柏鄉魏裔介石生著　門人　猗氏陳適度　崇安盧傳　仝校

治國家有要道曰養賢以及民治身有要道曰養氣以存精

勤儉二字不惟可以治生雖治心身亦不外是不惟治心治身雖治天下國家亦不外是

唐之府兵其初最善三變而弊已甚不可用矣非法之不善守法者因循之過也有明亦然屯衛之軍半

天下而不收一軍之效乃變而爲召募召募設而衛軍不廢是天下常養數百萬之兵也民焉得不困國焉得不亡

古人經濟備在簡策若再通時變則可以四應不窮

富而能施貴而能下貧而能守賤而能伸非有學問人不能

止謗莫如自修固矣然亦有不可止之謗奈何曰鳥啼鵲噪本無關於人事行雲流水常自適其天機

世人求利者十中有九求名者十中有一求道者寥

百[illegible]徵[illegible]

草一歲一死木有數十年者有數千年[illegible]

而凋於人乎天未嘗使木與禽獸之[illegible]

百年之內壹盛衰而獨勤其生於栽培傾覆之道也

亦人道也

人之生也有氣而後有血有血而後有骨肉皮毛故

氣者物之本也

天下事將壞在要位者有十數人擔當足以維持若

一二人則不能也

人於四時之間精神皆宜收歛而冬爲尤要一日之間精神皆宜收歛而夜爲尤要

工於詩者只可謂之詩人工於文者只可謂之文人若能磨練心性則可謂之賢人然未有賢人而不善於詩文者以其能見道也

凡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間有當規正處須以委婉開導爲善若過於激戇則君臣或至於離父子或至於傷兄弟或至於鬩墻夫婦或至於反目朋友或至於絕交古人如此者多矣然委婉開導非積誠

不能動之

或問處小人之道如何魏子曰化之爲上遠次之去之爲下不能去而擊之則禍必中于人國矣

朱子通鑑綱目獲麟以後之春秋也眞西山大學衍義丘瓊山之大學衍義補萬世治平之金鏡也三代而後欲爲明君良臣者舍二書其何從焉

古人之制有善於今者如井田之勝于阡陌丘甲之勝於召募是也後人之制亦有善於古者如肉刑之變爲笞杖封建之改爲郡縣是也井田之制不可行

而限田之制可行丘甲之制不可復而府兵之制可
復是在有心世道者留意焉
嚴子陵陳圖南巢父許由之流也二子皆有治世之
學觀子陵荅君房之言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
旨要領絶陳圖南之對宋琪曰白日昇天何益於治
君臣合德以治天下勤行修煉無以加此此豈枯槁
山林不適於用之士哉然而二子皆不屈者蓋其所
學者高非漢宋之君所能用且亦不欲見用於漢宋
之君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二子足以當之

魏晉得天下於篡弒亦失天下於篡弒趙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善治生者去其害吾生者而已矣善治民者去其害吾民者而已矣

學者讀書不可東涉西獵須讀完一部方可再及一部又須逐句逐字不可放過淫僻之論不應入目泛濫之詞勿庸究心先儒云學如元氣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夫元氣左傳之癖尚有資於經濟若相如

之文第一藻績字句竟何益乎宜其將死而猶作封禪之書所謂以事君爲容悅者也

從幼得壯從壯得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此人之受因於天者也葆其形骸以全性命葆其性命以養氣血老而如壯壯而如幼幼而如孩此人之自立其天者也

仲長統雖漢士之超然者然未見道其樂志詩詞意若佚所云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元氣爲舟微風爲柂遨翔太清縱意容冶等語意祖

老莊猶之可也至於判散五經滅棄風雅則放恣之甚矣故言之不可訓者君子不敢筆之於書

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余每讀此語輙爲之流涕

薛文清極推魯許齋以爲朱子之後一人余於明之道學亦獨推文清以爲魯齋之後一人

魯齋元之民烏得而不仕於元不仕於元是坐視斯民之塗炭也聖賢必不如是故文清許之以爲出處合乎聖人之道而後之人猶或以爲譏亦未察仁者

之用心矣

無名公傳曰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此是何等人品

有溫泉無寒火坎離既濟之謂也

邵子曰衆妙之道備於神又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又曰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此道亦在天地亦在人身然而人知者少

邵子曰若得天理眞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

理不可精由是觀之不得天理眞樂而讀書者記誦之學也詞章之習也否則必流於空虛寂滅矣但眞樂難得周子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此樂果在蔬食飲水簞瓢陋巷之間乎聖賢得位行道亦何嘗不樂也要之聖人未嘗不明言但人未以身體貼耳

明窗之下讀朱夫子感遇詩吟諷數次不覺泣泗漣洏也哀萬古之群蒙嗟瑶琴於空匣方圭不足移其志提徑不能荒其心斯可謂大雅之章吉人之詞矣漢唐以來豈有是作世人徒見天光雲影青山綠樹

諸什以爲淺近亞不咀味此等甚矣其不學也

非陸敬輿不能取韓昌黎非歐陽修不能取蘇子贍兄弟故唐宋以來主試之人實關人才盛衰不可不愼簡也

陳白沙之靈快章楓山之冲夷皆儒者翹楚但其力量小無文清之純正博大耳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二句可作天命之謂性註解繼善以成性性豈有不善然則孟子道性善不過發明夫子子思之說耳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可謂感慨淋漓余獨惜其言之悲而無以自慰也夫前不見古人當思有以繼其心後不見來者當思有以開其學天地無窮當思有以俯仰無愧也詩中雖不宜有此語然不可無是意

周邵程張朱之書高閣久矣余幼嘗觀之味如嚼蠟今日讀之字字皆性命之奥孔孟之蘊也世人不讀此等書直爲虛過一生

劉靜修可謂清矣許魯齋可謂仁矣二人相較魯齋規模自勝

薛文清讀書錄一書沉潛淵粹大中至正吾敬之如神明不可一日不讀也

余幼見皇明通紀陳建所評聘君吳康齋疑其過於貶抑然未得讀康齋集也近日讀之乃知陳建之論最確而康齋之言行果無以過於人文集及疏陳十事枯淺草率日錄所記於聖道全無發明說夢尤爲舉洲之見至跋石亨之譜而自稱爲門下士則大節

久矣此陳剩夫欲往見之編修張元禎以爲不可見
不必見也又況褫冠囚首而爭訟於有司之廷哉
雖一舉爲狀元咨至而借衆傷含陳克菴爲方伯之
官而騎驢出都前輩之淸節如此然一舉厄於李賢
而罷官致仕克菴被誣於韋泰而客死石亭賢者之
不得盡其用也惜哉
胡敬齋陳白沙其初皆以師禮事吳康齋而其學皆
勝於康齋所謂靑出於藍而過於藍也
仕宦而至高位者其人或受知於天子或見薦於宰

輔或以資望之過人或以倖勞之積致有是於此皆非無因苦既不受知於天子又不見信於宰輔資望倖勞猶之衆人而思躐躋通顯是熱中也是躍冶也君子斷不作此願外之想矣即使有才而屈於下位然下位豈無應爲之事昔孔子爲委吏乘田柳下惠不卑小官皆能隨分盡職後之人負超軼之才而不得志者往往不勝其牢騷之感以至鬱鬱而隕其生者有之矣其亦不善於用其才也夫世患人負官耳豈有官負人哉余讀揚椒山傳疏叅嚴嵩貶秋道典

史郎以實心行實事地方至今思之萬曆以後貶謫者乃高坐公廨而其官長反匍匐奔走如豨豬梟何其悖也故凡仕宦者患心之弗盡勿患位之不高患力之弗陳勿患祿之不厚吾心之既盡吾力之既陳君相而吾知焉此教時行道之一端也吾心之既盡吾力之既陳君相而不吾知焉是有命以制之矣昔楊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學者遠師孔

子柳下近法椒山文懿又何至濕司馬之青衫而作
摩詰之鬱輸袍也哉
人於都城做官最易喪其所守非卓然有見於未有
不隨俗波流矣朱子曰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
場中而能閉戸自守卒就大業可見聲利之易以戕
人也余方在仕途中每誦斯言以爲至戒
昔王相之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既而讀書至居
處恭執事敬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易以躬
齋余所居讀書室初名曰餐玉齋既而思之涉獵群

玉之府未爲涵養性靈之道乃改曰靜怡齋蓋取周子主靜之義也雖然無欲故靜余豈能無欲哉庶幾寡之又寡日從事於此焉可矣

朱子曰昔陳烈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余謂人生寸陰可惜亦不必坐百日但一日之閒時常向内照管思索攻苦之暇黙坐澄觀片時或散步林下花閒觀水流物生自得之趣則有益於求心不少少年讀書亦宜用

此法古人所謂游焉息焉若束縛太苦課程太急則無活潑之意反不能深入而有得矣夜坐或講論或誦讀宜以二鼓為率倦時即休大約愛養精神乃為學之本也

莫如見獵心喜須當談虎色變

俗人以富貴為福聖賢以忠孝為福

程子曰世有三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功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可以勝天

天地日月山川草木今與古無異也而獨謂世運有升降人心有淳薄吾弗知吾安知堯舜湯武之不再生而周公孔子之不復作也

春秋以上之人多學道術戰國之人學功利兩漢之人學經義六朝與唐之人學詩賦至宋而學反之於正周程張朱之直接孟軻氏無疑也若其餘爲時藝之學者弊與詩賦等耳

有明一代之規模亦自淵大然文不及漢詩不及唐道學不及宋若制度之詳密節義之嶙炳則勝於前

代也

明之亡亡於添兵加派朋黨共一端耳

幼年精力盡消耗於時文有志聖賢之道者宜痛以爲戒

余嘗論天下事凡國之興廢家之盛衰身之壽夭以及萬事萬物皆天人居其半焉其興也盛也壽也雖氣機使然然人事不善必無興盛壽之理其廢也衰也夭也雖氣機使然然人事苟盡必無廢衰夭之理故諉於運數而坐致傾頹者庸人之言也古今人受

誤者不少
調理脾胃為醫中之王道節減飲食乃却病之良方
余最愛此四語
杜詩之所以高百家者以其忠君愛國之思勃勃
溢於筆墨外也白烏足以及之楊雄之文世儒多
稱之然而周旋亞賢王莽之間其品汚矣朱子綱
目大書之曰莽大楊雄死眞春秋之筆也
白樂天蘇子瞻皆千古達人也惜其汩沒於禪若置
之聖門可以謂之狂矣

建文君遜國以後諸臣碎身報國叅從前史冊之所
未覩也謂古今人不相及者謬
一語不發交結夤緣可以致高官厚祿誠爲巧宦之
術然位至三公識者鄙之
韓信漢室第一功臣惜其未聞道郭子儀却是天資
爲實不出學問中來
黃伯固先生云讀書取科第受享不過三五十年若
能立身行道則千載不朽余謂人不學道雖取科第
機械變擾日墮沉迷何受享之有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雖聖人有不能盡處如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化其兄是也然不害爲聖人

范少伯張子房諸葛孔明狄懷英李鄴侯乃呂尚散宜生之亞[illegible][illegible]溪程明道程伊川張子厚朱晦菴郎冉伯牛仲弓之儔

王衍何晏等以老莊而亂儒者也王龍谿李卓吾等以禪而亂儒者也君子起而闢之功與拒楊墨同

葬地所以安吾親也不可不擇其佳者藏風聚氣山

水明秀無所損傷而又稍遠於城市喧鬨斯爲得之若覬幸富貴則妄念也富貴福澤人修之天與之豈係在地哉孔子曰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此相地之法而非覬富貴之謂也

亂法者聖王之所必誅亂道者君子之所必擯亂法之害在一時亂道之害在百世孟子稱伯夷伊尹柳下惠爲聖人而不及老聃氏以其道之未能粹然一出於正也

覺世訓物雖千萬言而不厭其多也與其取怨雖一

二言而已不可追矣

或謂孟子若遇莊子其辨未知孰勝余曰否知言養氣聖人不能易其言也莊子非聖人顧能屈孟子之辨哉

作舉業不礙於學道非窮理則不能通其義也非存心則不能靜其氣也非多作不能純其機也非就正則不能詣於高也謂作舉業即學道可所患者記誦勦襲全不向身心體驗則世俗應舉之學耳

劉靜修不獨人品之高也其詩淸峻絕俗一塵不滓

今容城尚有刻本惜未傳布於海內耳

仕宦而不能濟時行道窮約而不能著書訓人君子耻之

日月者天地之神光也天地雖廣大神光無所不照謂北方有龍燭之國者謬也譬如人身之有神光豈有不周到之處哉

女媧氏鍊石以補天此道家之寓言也天淸虛而莫測豈有崩漏可補

或謂日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者處測之譚也易

日明入地中曰明夷明出地上曰晉日之出於地也明矣

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此繫字非泛下者蓋日爲純陽月爲純陰其運行一元氣之所約星辰雖小而聚然亦附麗於元氣之間如人之經絡莫不各有所繫屬也

星之帶著於天者以其精光也人之不朽於世者以其神理也星無精光墜則爲頑石爾人無神理死則爲朽骸爾

志士不忘在溝壑屈靈均文宋瑞方正學楊椒山之
謂也

出師表歸去來詞原道論太極圖說東銘西銘正氣
歌此六書者三代而後之至文也余彙抄爲一函朝
夕諷繹願與學者共之通書正蒙皇極外篇洪範九
疇亦宜熟誦

鳳鳥尚有再見之時河圖終無復出之日聖人非眞
以時衰而遂已也葢春秋之時聖王不作天地之意
決於吾夫子矣聖人知天命將以其身爲鳳而心爲

圖焉敘删詩書定禮樂繫易象作春秋益萬世之慮圖也

人心當混濁之時則天理之提撕愈不可不急世道值陵替之日則君子之修持愈不可不振若徒以泉石爲膏肓煙霞爲痼疾是則無用之學君子耻之

材之美者易豎樸者多完人之機者多死朴者多壽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此不可不報者也不報則非人矣若其因簞食豆羮而起睚眦之嫌以求田問舍而致猜爭之憤遐遂雀鼠不已經年

健訟小之傾財破家大之陷於刑戮勿論有道者不處卽鄉黨稍知自好者斷不肯為之矣

有治安天下之願者宜以興起人才昌明教化為己任若不得志而以所學傳之後人則澤及無窮亦無異於得時而駕也

明之三大功臣皆出於浙劉青田于忠肅王陽明三先生是也

鳶飛之鳥皆樂飛於極高之上蓋高處則氣盛而飛者易為力也觀此知造化之不息

戸部劉茂遠與余論及詩經鄭衛淫風聖人皆不刪之盖以爲世戒爾余曰不止此也詩有王者所採之風也易曰后以省方觀民

教周之盛也採列國之風而獻之天子天子得以因其奢儉而齊其政教其後王迹息而詩亡聖人刪詩若止存其美而不列其惡則有王者起而治之政教何所施焉故美惡兼存以見先王之化遠而風俗之不齊宜有以變之以至於正也聖人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諸國之風聖人皆欲以二南之治治之豈獨鄭衛哉茂

遠甚以爲然

人於卯辰時多不能飲而酉戌時多能飲者何也卯辰者陽氣方升則酒隨之而上故不能飲酉戌時陰氣方盛則酒與之相濟故能多飲

無董仲舒毛公諸子則必無兩漢四百年之太平無周程張朱諸子闡明道學則必無有明三百年之太平六朝之雜亂老莊誤之也南宋之不振安石新學誤之也明末之衰禪學誤之也第漢儒收其効於本朝宋儒忽其功於勝代則以宋有僞學之禁明有尊

朱之令耳雖然朱儒之功豈獨見於明朝也哉溯窮源實爲孔孟之肖子雖百世尸祝可也

王行之罪浮於桀紂王安石之罪又同於王行此其僻僞與少正卯等皆聖王之所必戮也

用兵國家之大事儒者不可不知孔子之對靈公以衛不宜黷武非眞不知也

世人敎子弟俗務取青紫者陋矣若但求博洽以爲才智出衆總屬無益必須存心養性乃見爲學之大原謹言愼行乃見爲學之實

戰國人物惟有魏公子信陵君使得國而臨之羸秦非其敵也趙武靈王雖有大志而詐為使者跪拜於秦王之廷其辱已甚矣且人之智勇亦不必覩面而後悉也

漢文帝周世宗宋仁宗三代以後之令主也譽之可幾成康

自古國家小人之多者莫如宋以道普為之領袖也故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世之尚禪學者以其能絕慾絕情耳烏知慾可絕也

情不可絶也無情則人矣誡之在色戒之在鬪誡之在得不爲酒困酒色財氣不惑四者聖人何嘗不許許教人然皆寡慾而非絶情也若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可謂情得其正矣

丹家之旨不過坎離既濟以復純乾之體易道也魏伯陽參同契爲丹經之要書實以發明易理故知養生者聖人之餘事也

上古之帝王皆以養性而兼養身故享國壽考往往數十年後世不惟不知養性並身亦不知養矣漢

帝之溺於飛燕合德耶憲宗之惑於方士柳泌其爲
害生一也
程子曰荀彧不智楊雄不忠此二子之定評
譚子化書雖未能盡然食化儉化二節所言實爲
治民之要其墨者之流與
孔子居魯則衣逢掖之衣居宋則冠章甫之冠蓋亦
從其俗也不從其俗則物必怪之
文章非有才學者不能作非有品行者亦足貴
錢牧齋世所稱能文者也余讀其成爲語錄一欲謝

江陵相業、以華嚴此來痛快點出金剛眼睛已落野狐禪矣其他又何問焉

言官第一難做非有識見學問而克去私心者不可

聞道後方可著書不然非枝蔓之詞則悖謬之說耳

讀道德經得養生之要言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讀悟真篇得養生之要言曰用之不可見見之不可用

燭置之風中則頃刻而盡然之密室則爲時甚久炭爐其自然則一兩時而盡埋之以灰則可以竟日若于觀此而得養生之理焉寒暑勞役不知避是風中

之燭也思慮煎熬人不知休是自烘之炭也人壽幾何時而不自樽節哉

趙普開國之勳也而背金匱之盟大節已虧寇準崇德之賢也而以天書起不學無術韓琦社稷之臣也乃兵敗於好水川西事幾至大壞胆寒亦虛語耳張浚建炎之英也迺兩挫於金人宋室遂以不振長城竟何倚焉宋之大臣不乏賢者然當以李沆范仲淹宗澤李綱趙鼎爲最

癸巳冬十二月二十五日亥入地震次日或告余曰昨

夜地動余曰地不能動是天動爾或不解余曰地以下皆天也地之中皆天也非天動而何或乃釋然

程邈繫雲陽獄單思十年變篆為隸蕭何作未央殿單思三月以題其額張反正自小學書嘗居一小閣上杜門不治他事三十年不輟古人精神不苟如此以此為學則何事不成

字雖文藝然法之內須行以神徒以法不足存也米高宗曰學字惟視筆法精神錢惟治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可謂作字之至言

蘇子瞻序范文正文集云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文正雖未必到自然地位然卽此推之亦可見其好善不倦矣

陸象山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夫李白杜甫陶淵明世所謂詩人也乃象山以爲有志於吾道豈非以其胸懷曠達雖未可語道之全然庶幾近之矣以是爲詩其餘事耳後之人胸懷旣不及古而雕琢聲格之間藻繪字句之末求工愈拙失其本矣

徵象山之言非非為作詩發可謂深於言詩者也

濂溪告余曰一念靜則惡息一念動則善生余不敢

疑此二語余曰此所謂動靜俱善也静而惡息動亦

靜是動而善生靜亦亦是動靜不已互為其根善體

常存凝然無閒

過善人而不知敬見善事而不知學聞善言而不知

記斯其人必無所成矣

善者天之所命無事無物而不有也大舜得之而沛

然莫禦顏子得之而拳拳服膺一而已矣

全而生之全而歸之非僅全其手足也人須曉的父母全而生之者何物則知大體小體一時俱有五常百行缺一非完雖欲不晝夜汲汲以從事於所生之理而不可得矣全而歸之正是朝聞道夕死可矣註脚全其生生之理斯可以爲人可以爲子可以事親可以事天此孝經之所爲作也彼棄親虧體而從事於桑門之教者獨何心哉獨何心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之後害道莫過於釋韓子曰其亦幸而生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盡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介雖不敏敢告正天下學者曰顧爲無父無君者右祖從釋氏顧爲忠臣孝子者左祖從孔氏

槃鐘燭籥總非日也捫馬尻輿登遂足以言道乎故君子致其知以觀定靜之本立其誠而破虛無之見志確而篤夫不能奪學成而生死不可易非古弘毅之士烏足以當之

陸放翁詩有二句極好會看金鼓征天下却月關中

作本根是也

作者七人或以爲儀封人荷蕢晨門楚狂接輿長沮傑溺荷篠丈人或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二說較之則後說爲勝葢作有著作興作之義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未有以隱遯爲作者也聖人曰述而不作正以作之之事歸之七聖人耳

或問天地未分時如何曰渾然一氣而已問六合之外如何曰渾然一氣而已吾於是知氣者貫徹上下四方古今之物不可得而窮也氣之外則更無些

若鹿門曰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余亦曰道特以人爲得失時亦非所論

智者得意而忘象愚者溺象而忘意聖人觀象而忘言天地無心而成象

子華子程本晉人也其墓在內丘縣西所居鄉名爲程家灣今其後人尚有存者劉向稱其以道德爲指歸而經紀以仁義存誠養操不苟於售可謂知言余獨惜其北宮子仕一篇尚有諸子習氣未盡若其所論元始性命禮樂奢儉之類則雖孟子無以過之矣

宜孔子有束帛之贈美人之稱也其遇於莊列遠矣

栢邑至其鄉僅兩舍敬書於此以誌仰止之懷

仕而不學者其居官必無以過人

一念之差其後遂至於不可救

居官者有時時懍刑之念則必不至於狥慾敗度

嚴以律已和以處衆

治家最難惡勝者易至於褻也故必持之以正御之以誠能行於妻子兄弟則無往而不宜矣

薛文清可謂大賢矣繼周宋而續道統之傳乃嫡派

也白沙諸公皆友朕耳

諸葛武侯云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託臣以大事也恁大英雄只是謹慎二字曹瞞之爲亂賊正坐不謹慎耳

士大夫居官之後好建牌坊巨石大木丹青煌耀欲以夸示流俗無識者或羡慕之趙夢白先生曰官高行穢適滋唾駡耳不可不以爲戒

趙夢白先生請朝講疏云心必有寄而後嗜慾退聽身必小勞而後血脉流通可謂名言

趙夢白辭工部侍郎疏云結髮砥礪至於白首譬之涉大水者已過中流尤宜必慎申明憲職云人之心凡自私自便而不可以告人者是謂闇昧之心除去之乃爲勿欺

顏淵所在而陋巷爲之生色杜甫所游而山谷可以浩歌人以地重耶地以人重耶人生斯世有負於性則有負於父母有負於天地矣

天地猶是此天地日月猶是此日月山川猶是此山川城郭猶是此城郭時移代變而古之人則不可見

矣其間庸愚之儔汶汶焉與草木同腐奸邪之流遺
臭史冊惟有道德文章忠孝氣節之聖賢耿耿焉有
英氣常存人亦何可不自勉也
余讀老泉以爲其六經論皆悠謬而無當於理及讀
忠毅公文集亦云幼見康對山之子云其父狀元公
得力於嘉祐集時郎閱之晚年復讀乃知其於聖人
之道無所窺可見理在人心自有是非之同也
黃省曾叙李空同文集曰非媚公宣父之書不涉於
目非左馬班揚之策不發於筒非騷選李杜之篇不

歷於思可見空同讀書有眼故文章高古超於前代
再加之以聖賢學問則其所就不止於豪傑而已也
陳白沙曰論詩當論性情性情好風韻自好性情不
真亦難強說
靜修先生曰亂多治少君知否陰偶陽奇理自明亂
多治少乃理之常可見小人多而君子少亦理之當
正不必疾之已甚也
諸葛武侯集陶淵明集李太白杜工部集王摩詰集
韓昌黎集白樂天集劉靜修集王陽明集趙夢白集

此十書者中多佳處

涉世之道不求有譽只求無咎

白日勞勞擾擾至夜一毫也用不着生前勞勞擾擾臨死一毫也用不着要知自有用得着處

余與鉅鹿楊猶龍太史癸巳之冬每見必微言商確覺生平學力大有悟入處及乙未秋九月楊子外轉臬司人皆為楊子惜而楊子坦然夷然無幾微不平之色以此見講學之益於人也大矣

余自勉自課無他術去私去欲不以外物亂其中而

已然私欲時時竊發去之非未易言也

治亂與衰循環反覆雖曰有定數然一視人事之得失如何人事常得則氣數常盛人事既失則氣數斯衰人事之得失有延促故氣數之盛衰有長短雖曰人事亦囿於氣數氣數終是人事所爲也故君子不論氣數而論人事也

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此語有何好處而隋煬忌之薛道衡王胄以此取死亦可怪也

蕭瑀對唐太宗曰隋文帝克己復禮又曰雖性非仁

明亦是斷精之主前後語言悖謬可見瑪不知仁爲何物也

陸文定常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爲也故進烝服食諸術一切謝絕而坐享期頤父子兄弟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

偶思之曰古之爲文尚直而貴實今也喜譽崇虛既虛且譽而欲求文之工此吾所以恥而不爲也而徒冒左史偶宋之皮毛以欺人耳目其可恥孰甚焉

臨潼李公嵩治縣強梁畏如神明良善親如父母

陽城王西曰知進知退天之道也吾以布衣致位三品腰金衣紫足矣遂解組而歸

韋世康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處亂世宜安貧履善雖有才幹未可輕試也彼輕爲人用而喪其生者多矣如陳友諒張士誠皆僭稱帝王旋就滅亡爲之臣子者噬臍何及故曰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

東莞鄭德懋讀書雖易於記憶然每誦必百遍乃止

夜誦非三鼓不休

韓信答漢王謂項王是匹夫之勇婦人之仁此語極有學問惜其後爲功利所惑以致取禍

漢文帝除肉刑功德在於萬世而後世腐儒猶有以肉刑爲三代之法與井田封建並不可廢者何其忍心害理也

司馬遷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此語大有識蓋其去聖人之世未遠必有所聞矣

崔寔政論謂孝宣嚴刑峻法海內清肅算計見效優

於孝文此言甚過漢家一代元氣皆文帝培養豈孝宣可及趙蓋韓楊皆不得其死宣帝之失德多矣仲長統乃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右信斯言也其不禍世者幾希

陽明之所以成功於兩贛者以兵部尚書王瓊在內爲之地也觀其換提督之勅一應軍馬錢粮俱聽區畫申明軍法便宜行事豈惟勦蕩寇巢擒濠之功實成於此瓊眞社稷臣哉

李于鱗王元美之詩世所艶稱余觀之殊無意味徒

過酬應人事而已豈能望李杜之藩離哉

漱令商賈技藝不衣錦繡乘馬所以抑末作而重農民使人賤之而不肯為也此令時時可行

史青多不可信如李鄴侯勘定禍亂保全儲嗣功在社稷生民而史臣書曰好談神仙為世所輕夫鄴侯論其出處與留侯相似留侯欲從赤松子遊不為世所輕而鄴侯獨為世所輕耶其輕詆而失實亦明矣

常見五代史和凝為文章以多為富有集百餘卷嘗自鏤版以行于世識者多非之可見文章不欲多而

自炫燿尤不必也今之士大夫鮮有不墮此弊者矣可不戒哉

赦者帝王之大政自古至今往往行之而或者以爲不宜如吳漢之告光武及劉玄德述鄭康成論治之言五代時張允亦有此論後人將何取衷愚以爲登基建儲普天大赦自當一切蠲除與民更始若其餘吉慶或不天變只宜清省刑獄寃者釋之滯者疏之眚過則蘇瀞洗之若殺人強盜則萬無可寬之理也漢高祖約法三章眞可爲萬世法程易曰雷雨解君

子以赦過宥罪是赦固聖人之所不廢也事在任逃
而行之以詳慎而已
王文伯曰人情之動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當以數
知之
歐陽公傳五代臣如周德威史建塘王彥章筆法皆
妙絕與左傳史記不相軒輊也後代史筆如此者少
翟酺曰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集
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肆褒
紹之文亦似孔璋之言

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
慮爲功首謀爲賞本故有發縱指示之功然後有攻城野戰之績後世耑以戰功爲首故爵有論級之稱相沿不變亦可哀矣
曹子桓云文章經國之大體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又曰人多不强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游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此

等語極爲警策

呂蒙破荆州未及受封而卒鄧艾滅蜀而父子被戮皆戕漢之報也天道灼哉

王昶教子云北海徐偉長有所是非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此意伏波之遺也

三國文章有曹氏父子楊德祖陳孔璋諸人然豈能望諸葛公之藩籬哉諸葛公之文日月也餘子如爝火耳子建識議較楊陳殊勝孔北海則諸葛公之亞耳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可見白之爲秦人而後人或曰山東謬也

大戴禮曰殺人而不戚焉賊也又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

曾子曰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

李德裕之文章議最高昌黎之下未可多得其論文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眞妙絕之論

史職最難故昌黎亦不肯任其事孫可之曰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

可之又曰宰相升沉人于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爲史官者不能ⅹ直骨於枯墳齎諂舉於下泉豈國家任史官意耶

鼂錯所言皆商鞅李悝之緒説董仲舒則純乎王道矣賈誼大醇小疵兩■儒者當以此二人爲最

司馬相如之文流麗動目然鋪張率多諛言諫撒書

差可取也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後世五品之議不彰而德言之効鮮徒以武力為功積日為勞此臣道之所以未明於天下也

用客兵最害事募無籍之兵尤為不可明之亡客兵誤之也安家行糧鹽菜貲衣所費不貲又沿途驛騷兵未接刃而奔走以去既無籍貫則不可究詰以其罪是以相率為盜李自成張献忠起於叛兵也在

天下者可不以此爲綱戒哉故古人曰兵籍於郡則易爲徙卒出於邊則習其險

陸機欲復五等諸侯亦屬膠柱之見封建親國過大必起姦心如賈誼所言與郡縣相錯旣有屏藩相輔之勢而無尾大不掉之憂此道百世行之可也

杜預常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是以於平吳見其功於注左氏見其言古人之有志而自審如此後人之功與言無所表見總由於志之不立也

昔宋藝祖欲取幽燕所以爲子孫百世計也以初關

之主兵力有餘固有可取之勢而趙普乃以曹翰取之無人守之爲對余謂患無人取之耳何患無人守然觀藝祖攻太原而不能取則其攻遼亦未必能取也蓋一代之大勢全覷開刱之規模宋之規模固已弱矣宜其累世而不振也

今之所謂場屋取士之表即古之告君之疏也古用散文其後用四六體興而其爲表則一也然表用四六實爲非古宜以奏疏可耳

世皆以有治人無治法以爲雖有善法苟不得其人

說是固然矣然雖有治人而不立爲畫一一定之法則中材無所持循其亂更易故余謂有治法然後有治人蘇子瞻曰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其言治法不若治時誠名論也

漢將以趙充國爲最屯田久住使羌虜自服三代仁義之師方叔召虎不能過也世人皆侈言衛霍亦不知將矣

史言蘇長公之學本於賈誼陸贄莊子觀其章疏條達明晰誠無愧於賈陸而雜者之文詼諧變幻則得

之士予爲多也韓昌黎一宗孟子故其學術最正老
泉雖學韓孟而雜以孫吳故非純乎儒者昌黎之下
歐公與南豐其文章之最醇者乎
項羽矯詔殺卿子冠軍巳有無君之心然猶曰草昧
之時至破秦報命而後欲弑之范增於此不諫烏在
其爲智士也蘇子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
余謂增之去當於羽弑義帝時弑其君則知羽之無
成必矣此所以爲漢王縞素之資也或謂羽之失天
下在不都彭城或謂其失天下在不用陳平韓信皆

不觀於其大矣

程朱之前如歐陽文忠曾南豐皆大儒也歐陽子文章政事卓然可觀其學一本之昌黎南豐潛心理解獨得先王所以爲治之意豈區區章句之間者然歐公尚得志於時而惜南豐之落落也

左氏不知大義册鄭交質不言其上下凌替而但曰信不由中雖由中豈可訓哉

火烈民畏雖子產之言然非上治之道也況子產亦言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則寬之爲尚明矣寬以濟

猛猛以濟寬雖左氏所載亦似非仲尼之言觀論語所載寬則得衆又曰威而不猛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可見寬之得衆者以道禮爲之主而政刑輔之也若有心於猛則必不得其中道矣寬而有制善乎

明祖之言也

穎濱夏周秦六國三國唐周禮老子諸論識見皆超絕千古至其行文高綽不可羈束眞如天馬行空長公雖善議論然雜於權術不及其正大而精詳也唐

荆川極愛之余亦酷愛之何其不用於當世而道

顏上以終老也

昌黎之學得之孟子歐公得之昌黎而穎濱先生亦自晚而讀孟子而後徧觀百家而不亂此其學於聖道皆確有所見者也

喪不可以久停也久停而不葬不孝之罪大矣改葬之服以緦既葬而除之非父母則無服惟用吊服子思子之論最善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乃謂之葬世人混稱其不講於禮已

五星者天地之肝肺脾腎也日月者天之陰陽真精

也

見寶刀而嘆曰嗟乎其亂世之器也乎

晉孔顗爲司徒長史二弟東還顗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顗命置岸側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命燒盡而去魏子曰今之爲賈客也多矣

一朝科頭三晨晏起舀幼安便認爲罪過然則余之罪過多矣何可不猛省改圖

王陽明至地藏洞遇一人論最上一乘曰周濂溪程

明道是你儒家兩個好秀才此人誠見大不壽常

後世學者多有私相謚者然易名者朝廷之典而士庶爲之似爲未合故子贍曰東漢處士私相謚非古也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後世之得天下也亦以仁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後世之失天下也亦以不仁特後世假仁者多雖有天下而不免於雜霸

讀慷慨悲歌之文學忠孝廉節之事

東坡先生書於江右壁上云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

有有人所無天尙其三而界其二以月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

天之高處則其氣盛余嘗山居讀書每至山頂高處則覺蕭蕭然耳邊如有風雨聲以是知愈高則其氣愈盛也

祭祀用牲禮也然必禮之所宜方可行之若媚非其鬼而祭以求福多殺生命適足以爲不仁耳何福之有

婦女看戲最爲風俗之辱若不嚴禁則啟習詞訟奸

逃撈盜其散將有不可勝詰者矣昔年曾有一巨室
凶手帶金釧而啓戎心以致被刼深可鑒也
沈氏弋說云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甚推其隱情
不過慮粧貲艱於措置耳與其從厚不如從薄吳隱
之之嫁女可師也余曾具疏論其事蒙　俞旨允行
史載劉伯龍少而貧薄及歷武陵守貪尤甚嘗召左
右將營子母忽見一鬼撫掌大笑遂止夫貧不知安
爲鬼所笑世人只因命字看不透有許多營求則知
命乃安貧之秘訣也

弋說凡貧賤人爲善難爲惡亦難何者勢不足以濟也富貴人爲善易爲惡亦易何者力足以遂其願也楊氏奐曰晉魏出臣道壞佛老與子道絕又曰異端蟠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蕭瑀王縉白居易裴休梁肅也宋則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閭里信之而不疑爲士大夫者可不知守先王之道以爲一世標準耶

天之辰猶地之土辰則爲太虛而日月星辰麗之土則爲大地而水火金石附之

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一憶一書云皆為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該數類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或芒種稻麥也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也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深淺

二十八宿今韻畧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畧宿亢氐觜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

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綉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剛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氐根底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其義如此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觜參爲虎首故有觜之義音訾誤彼音咨不知但欲異於俗不害於義也學當如其字呼也

古今太守一也而漢時太守蒜蒜如此何也漢郡極大又屬吏皆與門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

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毘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檇李即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爲之氣焰業業如此也

南方朱鳥蓋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爲朱鳥之象據天文志柳爲鳥味星爲鳥頸張爲鳥嗉翼爲鳥翼或

問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朱鳥之象止於翼翕而不言尾有獸於鶉故以名之晉謂之鶉尾者蓋以翼爲尾云故甘氏星經云鳥之闕喙其尾鶉之闕喙其翼以此知之 此四條余舊問故次之

日陽也爲離離中虛陽中有陰也何三足烏之有月陰也爲坎坎中實陰中有陽也何蟾桂兎之有此皆世人擬其形象殊非眞實義又月無光得日照之斯光其體則月魄也故書曰哉生魄哉生明月雖望於其七圓滿而陰魄猶半隱半顯宋儒以爲大地山河

之影此與世俗講官桂兎之說同一無當耳
吾聞之泛海者云大山至中國始有其海外諸山多小而平坦求如五嶽之雄峻者空谷足音也
嘗熟顧大部常言詩當用毛傳為主毛必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通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群說而以己意裁之嚴粲詩緝作于朱註之後獨優于諸家大全之作駁衍朱註一無發明覆醬瓿可也
錢牧齋云中唐已前文之本儒學者以退之為極則

北宋已後文之通釋教者以子瞻爲極則夫子曉之
文佳者在諸論與疏劄而其受病在汨沒於禪教齋
乃以爲極則甚矣其不知文也
佛教清淨慈悲是其所長但謂大惡之人念佛一聲
則罪供消滅恐無是理乃長小人爲惡之念回教更
爲可哂爲惡之人但以水灌身罪即消滅若天主教
則又以聖油傳頂背邪[illegible]
治天下者莫難於術術將術將術人而內外執理矣
此從民本於知人也術貝客人將貴愛民財者君民

之用也其道在于力行儉約取民有制使泉貨流通乃腐儒爲之說曰有無多寡人主不問若是則大學何以曰生財有大道兵者國之大事也其道在于訓練有素有勇知方以安輯爲功乃腐儒爲之說曰戰陣之事儒者不道若是則易卦何以曰師貞丈人吉孟子何必曰利善戰者服上刑救時之言也孔子曰足食足兵教民七年經久之理也故不知理財者不可以養民不知用兵者不可以爲國